

葛亮著

一场以动物命名的风暴。
尘埃落定，《小说香港》，为这些年的遇见。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R a c c o o n



浣熊

葛亮
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流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浣熊 / 葛亮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
2013. 8

ISBN 978 - 7 - 305 - 11633 - 9

I . ①浣… II . ①葛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0483 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浣 熊
作 者 葛 亮
责任编辑 陈蕴敏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扬州市江扬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875 字数 190 千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305 - 11633 - 9
定 价 28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 - 83594756
电子邮箱 Press@NjupCo.com
Sales@NjupCo.com(市场部)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葛亮著

一场以动物命名的风暴。
尘埃落定，《小说香港》，为这些年的遇见。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R a c c o o n



浣熊

台风以某种动物为名，因为其行动迅捷，且路径奇诡。它为岛城带来了强风与丰沛的雨，也带来了不期而遇。

说起来，这城市并不缺乏相遇，大约由于地缘的汇集拥促，或者源生流徙的传统。相遇而有了故事，有了关于时间的见证。见证别人，也见证自己。在每一个时代的关隘，彼此相照，不再惴惴惶惶。因此，历史的因缘，几乎成为人与城市遇见的轨迹。百来年前，有个叫做王韬的人，抱着避祸之心，来到了这个被他称为“蕞尔小岛”的地方。来了便不走了，作文章，办报纸。老了，终究要回去。在这城市留下的足迹，却带不走。人生的逸出，这便不是宿命，是奇遇。

又过了许多年，这城市被另一人写成了书。依然写相遇，遇的是时世的变迁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这人叫作张爱玲。在港大读书时，听了一些往事，有关这位命运多舛的校友。身历艰辛的光景，留一点物欲的贪恋，聊作安慰。半个世纪前的无奈与苍凉，倏然定格于倾城，绵延至今。无从说起，“一些不相干的事”，命为《传奇》。

传奇终有些英雄落寞，若诞生于日常，伤感也随之平朴。都是旧事，如今的传奇是个壳。这城市的底里，已传而不奇。一如它的华美，是给游客展示的专利。经历了世纪末的节点，岛上的新旧人事，众声喧哗。看似热闹了些，内里却其实有些黯淡。新的是时日，旧的是自己。做的，多是观望，带着夜行动物的表情，目以心静。

这本书中写的，是在观望中触到的冷暖，一些来自经年余烬，

一些是过客残留的体温。也有许多的怅然，只因物非人是。不期然间，这城市的轮廓在慢慢地改变，愈见狭长的港口，和蜿蜒无尽的海岸线。

小说香港，为这些年的遇见。

癸巳年春于香港

目 录

自序：浣城记	1
浣熊	1
猴子	30
龙舟	57
杀鱼	75
街童	113
退潮	152
告解书	165
德律风	184
竹夫人	225
附录：文学中的南方苏童、葛亮对谈	248

浣 熊

You were just another sideshow
in a back street carnival.

I was walking the high wire
and trying not to fall.

Just another way of getting through
anyone would do, but it was you.

You were just another sideshow
and I was trying not to fall.

—Allan Taylor, “Colour to the Moon”

—

她站在地铁站的出口，有些无措。

路人已经走得缺乏章法，有的终于奔跑起来。眼前一只麦当劳纸袋随风滚动，跟着行人身后亦步亦趋，最后在雨的击打下疲软，停在了街道尽头的斑马线上。雨似乎比刚才更大了

一些。

她所在的地方，远远还看得见时代广场的巨型荧屏。曾姓政府长官在接受采访，就奥运圣火遇袭的事情发表声明。镜头忽然一转，面目严正的女主播出现，屏幕左上角是个巨大的“T3”。

热带风暴“浣熊”，带来恶劣天气，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报。澳门下午挂出八号风球。港澳喷射船停航。预计浣熊下午在阳江附近登陆。傍晚集结在香港以西约 150 公里，预料向东北移动，时速约 18 公里。进入广东内陆，天文台预测，间中仍有狂风雷暴。

她身旁的中年男人蹲下来，一只帆布包搁在地上。包带上烫着殷红的三角，这是本港著名快递公司的标识。中年男人将制服上的扣子解开。汗馊味灼热地氤出来。她侧过身子，避了一避。听到男人小声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，躉线天文台。澳门挂咗八号，唔使返工。我们就挂三号。同人不同命，扑街得喇。

这时候天上无端响过一声雷。雨如帷幕遮挡下来，铺天盖地。身旁的阿伯情绪失控，放大声量继续漫骂。她站在这幕后，心情却由焦躁突然安静。外面的世界，终于可以视而不见。

这是这份工作的第十五天，一无所获。她开始盘算月底如何利用五千五的底薪度日。想一想，又有些庆幸，终于没有淹没在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潮里。许是她做人的好处，永远有一道

值得安慰的底线。这底线令她退守了二十三年。

所有的景物都渐渐模糊，成为流动的色块。只有一种风混着液体回旋的声响。她闭了眼睛，听这声音放大，再放大。

风突然间改了向，鼓荡了一下，灌进来。有人在慌乱间打开了雨伞，雨点溅到她的小腿上，一阵凉。她在失神间一个激灵，同时发现手里的传单掉落在地。一些在一瞬间被打得半湿。有一张，向地铁站的方向飘浮了一下，她去追。在快要捉住的时候，传单却给人仓促地踩上一脚。那脚怯怯地往后缩了一下。她捡起来，纸张滴着水，浓墨重彩成了肮脏的颜色。

对不起。她听到厚实的男人的声音。略略侧了一下脸，看到了一只茂盛的黑色鬓角。

她没有说话，站起身，将这张传单扔进了近旁的垃圾筒里。然后慢慢向地铁出口的地方走回去。

她把手里的单张用纸巾使劲擦了擦，又重新整理了一下，取出塑料封套裹上，码码紧，放回包里去。包被她捧在胸前，过于大。令她的身形，显得更小了些。

这时候，她看到一只手伸过来，手里捏着一张传单。

“这张是干净的。”

她听到。然后看到刚才的黑色鬓角，停顿了一下，看清楚了一张脸。是一张黧黑的男人的脸。

这样肤色的脸在这城市里并不少见。这城市有很多东南亚裔的人。印度，斯里兰卡，巴基斯坦，菲律宾。他们早已与这里水乳交融，同声共气。

但这张脸有些不同。她回一回神，终于发觉原因。问题出

在细节。

通常，拥有这样肤色的人，面目往往的是热烈的。他们的深目高鼻，微突的颧骨和下颌，都在将这种热烈的表情变得更为具体。而这张脸，具备所有的这些特征，却都略略收敛了一些。感染力由此欠奉，并且和缓了下去。粗豪因而蜕变，走向了精致一路。

好在棱角留了下来。她心里想。

嗨，你还好吗？发现这张脸俯下来，有些忧心忡忡地看她。

她接过传单，顺便说了声，谢谢。

对方说“不客气”，用不太标准的广东话。

雨没有要停的迹象，甚至在已经黯淡的天色里面，有些变本加厉的意思。地铁站出口处的人，逐渐多了。大都是躲雨的，其实都知道等得有些无望。天文台虽然不太可信，但叫作“浣熊”的台风，来势汹汹，已没有人会怀疑。人们抱怨了一下，还是等。等着等着继续抱怨，却没有去意。人声开始嘈杂，在她耳里成为低频的嗡嘤。

她有些头痛，却不能走。地铁站的意义之于她，是工作的阵地。

她错过眼，去看地铁近旁一棵木槿，在雨里十分招摇。这种植物，在南方花期极早，原本已经是一树锦簇。今年却在极盛时遭遇了台风，眼下挣扎得力不从心。终于，听得见噗塌一声，一大枝带叶齐茬折断了。

这一断，让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有小孩子的声音欢呼起

来。她低下头看看表，舒了口气。她想，可以收工了。

她拎起包，回转身。身边有个高大的身形，黧黑的脸庞。她意识到，是刚才那个人。他脸上的表情，有些不耐，正在看一张传单，正是她掉落在地上的一张。她这才看清楚了他，这其实是个青年人。虽然她并不善于判断异族的年龄，但还是看得出他不会超过三十岁。或许因为肤色的暗沉，会遮蔽掉一些年轻。

这时候他抬起头，她对他笑了一下。他也笑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然后指着传单对她说，这上面写了什么，我看不懂中文字。

是一个招聘广告。她敷衍地说。这时候，她看见他的POLO衫领口里一闪。那是一根白金颈链。上面坠着一个A字，用了东欧的某种字体，笔画间浅浅的隔断。这是意大利的金属镶配名家Steve Kane的作品，坚强中有优柔的暗示。一以贯之的风格。她看出来，同时间在心里苦笑了一下。她的专业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世道好的话，原本她有机会成为珠宝鉴定师，或许另有建树。

这是一个刮目相看的开始。

她对他说，我们，在招聘一些人才。

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镇静，波澜不兴。

他认真地又看了传单一眼，问道，是，什么样的人才？

她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，递给他。

他接过来，看上面的字。Vivian Chan, Material Life

CO. LTD.

她微笑了一下，分寸拿捏得宜。“可以这么说。我们是一间模特经纪公司。我是特派艺人联络专员。”

他的眉毛动一动，眼里似乎泛过兴奋的光芒。这么说，你是一个星探。

我做这行也是刚刚起步，她谦虚地说。但我们公司以发掘具有明星潜质的年轻人为己任，已经有多年的经验。她指着传单上一张照片说，她的第一个电视广告，是由我们接洽的。

照片上，是个在近年风生水起的男明星。

他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她很认真地端详了他几秒，口气更为诚恳，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自己？

他回望了她一眼，显见是茫然的，我？

嗯。其实我们每个人，都未必对自己有充分的认识。特别是自己的优势。你知道么？相较于本港青年，你有一种独特的气质。就是，国际化。你知道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我们旗下的艺员，通常只代言国际品牌。太亚洲的面孔，已经饱和了。中田英寿，富永爱……人们有新的期待，还有……审美疲劳。

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两个人。他摸了一把自己的脸，又挠了挠头。

我只知道乔宝宝。他突如其来地说，同时笑了。这笑容十分松散，令他的表情变得玩世。

她在心里叹了一口气。乔宝宝是这城市里最红的印度裔明星，出生于本地。纯正的香港制造，以插科打诨著称。最近穿

上红斗篷，打扮成超人，代言一款壮阳药。

你和他，风格是不一样的。她试图对他这样说。他的眼神开始游离。外面的雨，似乎小了一些。人们开始撑起伞，往外走。

她看出他对她突然间的健谈有些不适应。她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心里迅速有了一个决定。

她说，这样，我们公司最近接到几个品牌委托。你的外形和一支运动品的广告很适合。当然，应征者竞争很激烈，因为酬劳丰厚。如果你方便，不妨约个时间来敝公司做个 Casting，打我的手提就好。

她指了指他手中的名片。他又看了一眼，说，陈小姐。

叫我 Vivian。她给他一个最 nice 的笑容。然后说，再见。

她打开伞，不动声色地走出地铁口，快步地走。她让自己走得很快，没有回头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夜已经很深。

她住在这城市的边缘。天水围，有着城市没有的安静。

站在窗台前，见远处有水的地方，一只鹳悠然地飞过去。那里是政府拨款兴建的湿地公园。

桌上搁着一煲汤，打开，是粉葛煮鸡脚。广东的女人，都会煲老火汤。母亲的创意，体现在笃信以形补形，说她在外面跑，要好脚力。

她饮了汤，冲了凉。出来的时候，听到隔壁房有粗鲁的男人声音在呵斥，是后父。或许又是因为弟弟不睡觉，半夜三更

在打电动。

打开房门。这一间只有母亲细微的鼾声。她脱了鞋，轻手轻脚沿了双层床的阶梯爬上去。床还是震动了一下。

返来了。汤饮咗未？是母亲的声音。

她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母亲翻了个身，又睡过去。

她缓慢地躺下来。慢是为怕天花撞了头。这是政府十五年前建的公屋，安置新移民。为要容纳更多的人，天花一色都很矮，刚可摆下一张双层床。

她睡这双层床也有十几年了。开始是和弟弟睡，弟弟睡下层，她睡上层。姐弟两个的感情，也在这床上建立起来。小时候，弟弟胆细，夜里怕。她就搂着弟弟睡，哄他，给他讲古仔。人们都说，她好像弟弟的半个阿母。

后来，姐弟两个的话，渐渐少了。再后来，眼神都有些躲闪。有一天，她推开门，看见弟弟拿着她的胸罩端详。见她进来，飞快地丢掉了。

她和弟弟分开，是中五的时候。母亲在弟弟的枕头底下，发现了一本 *Play Boy*。有一张被弟弟折了页。打开，是个半裸的亚裔女优。眉眼与她分外像。

母亲没声张。只是让弟弟搬去了大房间，和后父睡。自己睡到了双层床上。

小时候，母亲问她将来的心愿。

她说，我长大了不要睡双层床。

母亲苦笑，傻女，我们这样的人家，不睡双层床，难道去

瞓街？

于是长大了，还是要睡。这四百呎的屋，四个人，处处要将就。

她其实心里知道，家里人，都想她嫁出去。

母亲原不想，母亲疼惜她。她曾觉自己长得不好看，担心自己嫁不掉。母亲便笑，你若嫁不出，阿母养你一世。

她也疼惜母亲。家里是母亲在撑持。母亲在海鲜楼做侍应。后父做什么都做不长，不想做，领政府综援。

现在，母亲也想她嫁出去了。半个月前，她在房里换衣服。一回身，看见虚掩的门缝后面，贴着一双眼睛。

那是一双狭长的男人的眼睛。这个家里有两个男人有这样的眼睛，一老一少。

半夜里头，是母亲压低了声量的争吵。还有呜咽。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这时候，她听到了外面大风旋动的声音。雨花扑打在窗户上，瞬间绽放，然后变成黏稠的水流，颓唐地流淌下来。

风越来越大。窗子上贴了厚厚的胶带。风进不来，不甘心，鼓得玻璃有些响动。突兀地响了一下，安静了。忽而又响起来。像是沙哑的人声，窃窃地说话。

她突然间想到他。

二

清早，她回到公司，就听见阿荣在抱怨。

搞清洁的锦姐走得匆忙，昨天忘记关了窗户。茶水间没有人打扫。一地的雨水。还有些树叶，在水里泡成了湿黑色。

锦姐请假回了老家。台风太猛，讨海人便遭了殃。阳江有三艘渔船在西沙海域附近沉没，几十个渔民失踪。锦姐家里人没事，房子却被泥石流淹了一半。那是她三年的薪水盖起来的，说起来也是阴功。

与浣熊相关的雨带为华南地区带来狂风大雨，为香港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 70 毫米雨量。在大雨影响下，天文台分别于下午 6 时 54 分及下午 7 时 10 分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及山泥倾泻警告。在三号强风信号下，西区摩星岭道 50 号对开有大树倒塌，无人受伤。

她听着新闻，一边啃一个腿蛋三明治。手提突然响起来。她接了。是个男人的声音，找陈小姐。她立即认了出来。

他的声音，有些黏滞。停顿间，言不尽意。

他说，他想来试镜。

她心头一热。然后用很冷静的声音说，来应征的人很多。今天的试镜时间已经排满了。